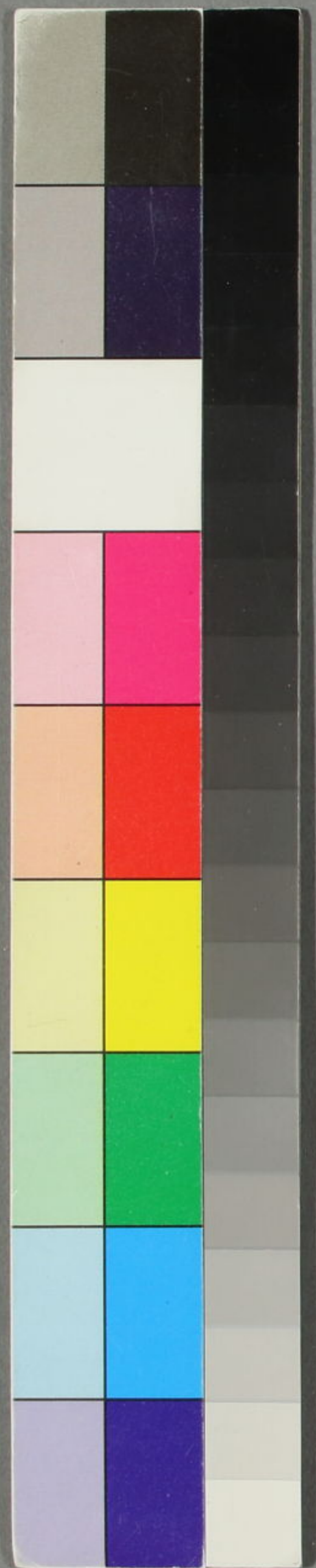


纂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十三冊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三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蘇軾子瞻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上梅直講書 梅堯臣字聖俞

聖嘆云無因無由忽歎周公此為大奇 呂雅山云此書及上韓大尉書即歐陽公所稱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者也蓋東坡試禮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詩幽風鴟鴞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 讀書至君奭。周書君奭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史記孔子在陳蔡之間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 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詩小雅何草不韋千斤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

部實梅聖俞所
取此書中禮部
試後謝梅公者
識見高邁筆意
清婉真天下之
至文
聖嘆云空中忽
然縱臆而談方
周公優孔子豈
不大奇
周公之賢周召
之誤
足與樂範與作
以
楚材云欲寫其
得見先寫其不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和悅而笑曰：田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冢宰也。家臣。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管叔。蔡叔。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叔永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

得見文勢開拓

軾不自意集鑑
範軾作誠

疊山云自任亦
不小
聖嘆云一篇文
字只此數行是

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嘉祐二年，歐陽公考禮部進士，梅聖俞與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歐公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漢書鄒陽傳：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容謂雕刻加飾。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也，僥倖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論語憲不

慕

卷二十三

二

官

正文已前皆自叙也先生一生光明俊偉風流瀟灑至誠惻怛盡於此數行疊山云子瞻方少年其意氣若此宜其為一代人豪也

鹿門云文瀟灑而又思多喫緊 同人云先將聖賢師友相樂立案因說已遇知梅公之樂且欲聞梅公之所以樂乎斯道者最占地步最有文情 李文登云東坡嘗言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中試諸論及當年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初學讀之而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

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見富貴不足重而師友以道相樂乃人間之至樂也周公孔顏馮空發論以下層次照應空靈飄灑東坡文之以韻勝者

答李端叔書

英云一詩一文足以知其為人不可苟也前段知李端叔為人自謝怠慢之罪雖例文自有深意頑鈍無禮集無作廢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似也後漢馮衍傳以至人之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左傳昭焉在衰經之中注在疚久病也詩小亦不能以一字奉慰斬焉謂痛甚也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無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通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魯直庭堅也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左傳僖三十年王使周杜註昌歎昌蒲鄭康成云昌本昌蒲根羊棗孟子盡心下切之四寸為菹呂氏春秋文王嗜昌歎羊棗曾哲嗜羊棗

慕 唐文大家文評解 卷二十三 廌文節 蕭

英云勿率着筆
輕妙不可言

朱注羊棗實小黑而
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
不可遂欲以移之眾口又大不可也
軾少年時讀書作文
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
又舉制策其實何
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
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
誆誆高呼也又聲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
得官史記劉敬傳高祖罵敬曰齊虜以真可笑也然世人
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集韻攙音讒
猶自後爭先曰攙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
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
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

鹿門云頽然自
放

英云一篇取譬
數事皆隨筆而
成者在坡公如
不敢經思在常
人苦慮百回終
不能得妙論此
公天稟之所致
也
有取於此折取
上有以字
鹿門云看此等
書長公據几隨
手寫出者却自
疎宕而深眇

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
為入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
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瘿瘿黃乃木之
暈暈日旁氣也此犀有通本草集解弘景曰有通犀角
天者腦上之角經千歲長且銳白星徹通端能以取妍於人
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
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
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
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
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此東坡先生傷弓之言也楚策傷弓之鳥聞後歸於莊

王聖俞云情深筆老反覆有餘味此坡公之最

生之旨史記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莊子列御寇作或聘於莊子勿認為牢騷玩世

答張文潛縣丞書

英云余酷愛小蘇之文以謹慎寡言修辭簡明也今讀斯文東坡自以為子由之文實勝僕蓋雖所言不如坡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

公雄放以規獲嚴正論事精確也

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憤心亂也蜀蔣琬傳猶言性不當理則憤憤矣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王篇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林注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應帝

又曰論安石心術論言最精妙

其源實出於王氏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已舍已從人者能之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此弊中又鹽澤也鹵於今上地為烈也彌望皆黃茅白

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廢詩賦用策論王氏謂春秋為斷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大

鹿門云予與荆川嘗力稱子田之文自不易得而子瞻亦云如此

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大雅烝民篇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卯時飲酒也醉來人求書不能覩縷賦嗟難得而覩縷

好人同已自是私心王氏用人亦然不止文章也小小短札見當時文體政治之壞謂此文為游戲者甚勿以知文許之

與謝民師推官書

東坡貶瓊州別駕居昌化地屬

軾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失志貌又惶遽貌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

海外故所著謂之海外文字是書自昌化歸所為也

日之雅也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家語孔子之郊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法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左傳襄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篇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

皆是物集物作類

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揚子法言童其太玄法言揚雄亦被云云皆是物也而

英云孔子時既變風變雅起以卜子夏詩序可知故至離騷為再變也

精金本作精金依諸本改之

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真。說。見。法。理。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毛詩序曰至王道衰矣或曰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禮儀廢而變風變雅作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貶揚以伸屈賈議論千古前半行雲流水數言即東坡自道其行文之妙○前幾年有鉅公某專取不可解之文支離杜撰野客叢書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事不合格者為杜撰天下從之靡

鹿門云此書所論文然却是蘇

長公文章本色

晚村云謝舉廉字民師臨江人父懋叔岐弟世充同登進士時人謂之臨江四謝公與書凡三皆北歸時作

靡向風如漂鬼國此又揚子之罪人也

與李公擇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

相於邑集於邑作憐

英云僅僅百六十餘言足以見坡公性質設使王半山書是等之語尚可至數百言

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坎陷也險也於時遇事有可明李黃石齋劉念臺二公不足當斯語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禮記儒行篇常以相詬病註猶耻也

倘當時宵小見之必云此老倔强猶昔宋史秦檜語一作屈彊

范文正公文集序

梅亭云前懷生平向慕引入作叙分三段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兩角也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石介號祖徠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杜衍韓琦

又云此段叙其所聞就十一人中抽出四人以寫景仰之素西仲云八歲知所敬愛矣

弼歐陽修晏殊余靖王素蔡襄章得京賈昌朝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仁宗即位十五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歐陽文叔撰碑文讀之至流涕曰

又云從四人又轉入范公一人語語自恨却有自負意梅亭云此段叙其所見就四人

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

中偏失一范，即從不見中叙出得見其子文情正於此得間。又云此段迴溯前文如一贊嘆文情得此增采。又云後幅入王序贊其功業文章之盛，總入德字中分三段。又云此段舉古來名世功業之定於要言者，為公萬言書作引。西仲云已上叙

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指歐陽修、富公、一、段、照、應、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同之略皆定於畝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年號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

公立功皆出素定，非無本之功可知。又云已上叙公立德皆本天性，其為文非無本之文可知。梅亭云此段入公本身點其萬言書將功業納入文章中，又將文章納入蓄德中，總歸成字作結。又曰末段以德字攝文章功業

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篇，為文一百六十五篇。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論語憲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禮記篇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雙收嚴整。為歐陽公作序，應從道德立論，為范文正公作序，應從事功立論，各有專屬，不似近人文字。將道德文章事功一齊稱贊，漫無歸着也。後半說范公之文一本於誠，故為有用之書。此即修辭立其誠意。易文

雙收嚴整 又云前半是作序緣由後半寫其文章政事表裏相符不徒託之空言言之所以足重也 歸重德字妙以能言能戰雙收見公之為將為相同是一幅本領用法似疎實密結構以整却圓

六一居士集序

西仲云欲言歐公之文有關於世道恐人以爲過譽故劈頭說此三句以下文爲證 鹿門云反覆痛快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論語子罕篇 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揚墨 孟子滕文公下篇省文也揚 傳列子莊子多舉其說墨翟 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 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 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 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

鹿門云蘇長公往往空中生情 患蓋不至是鍵 患作害是作此 由是言之鍵是 作此 西仲云已上叙 文章有關於世 道收束言有大 而非誇之意 鹿門云歐陽公 却出賈誼上 非鞅申不害商韓非子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 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 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 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陳勝 吳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是 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 舞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 使揚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是言之雖以 關世道以醒首句 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 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 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

確士云唐憲宗後至宋仁宗二百餘年諸本三百誤

西仲云伏下師友淵源所自向鹿門云須從此處感慨

犯顏納諫鍵妙納作敢

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也。斂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年號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年號稱多士。歐

西仲云已上叙歐公斯文之功在天下有關於世道歸之天意所使所謂言有大而非誇也周孔之真鑑鍵妙真作實復知講習集鑑講作誦名修鈔錄名作諱荆川云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也

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名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六一之解。出於歐公傳文。楊墨申商老莊佛氏。俱為王氏新學。作影新學之熾。幾與楊墨申商等禍相埒。因歐陽子書存。而天下猶知準的。不至潰敗決裂。則其有功聖學。由韓孟氏以達於孔

鹿門云蘇長公
乃歐文忠公極
意門生此序却
亦不負歐公

確士云湯薦更
揚善故有子安
世雄艸太玄擬
易求名而無其
實故無子其實
雄之失行在為
莽大夫竊虛名
猶未也

子者信而有徵矣。第認為推尊座主。貢舉之士以有司
為座主禪家亦有
座之文。母乃調言。調言也。唐書張亮傳亮調辭曰
囚等畏死見誣耳音義逸言也

鼂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史記酷吏傳張湯與趙禹共定諸
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為人
多詐舞智以御人云後為三長史此句倒注上文
所陷遂自殺上惜湯遷其子安世張湯宜無後者也無
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
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
無後吾是以知其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
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

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
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
官於杭。杭之新城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
之遊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
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
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
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
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
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
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
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

英云以張湯有後揚雄無後起筆蓋張湯酷吏也深文詐術屢行苛刻遂不得令終以天子惜之遷其子安世安世之後無聞以鼂君成有其子補之引之末段以李邵有其子李固為陪余以為揚雄雖無後後世以博學稱焉張湯雖有後史傳以酷吏

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觀星象竊後三年使者為漢中守而邵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字子堅邵之子也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大雅早麓篇有實辭名是主意達賢蔽賢只作陪說也因其子補之之請無中生有得此反覆紆曲之筆經營布置無限苦心

傳焉子請父之詩序雖有後豈望以酷吏而比哉紆餘屈曲如老吏舞文後段引詩為結以加潤色文由人而成以斯文而察其人非可甚稱者乎

梅亭云首幅叙題前是魏公名堂之意後解魏公羨樂天之意無以愧編無以字而笑之集無之字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白居易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以愧於伊周矣伊周伊尹周公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

韓魏公醉白堂記公名琦字稚圭相州人神宗官至丞相諡忠獻○比宗英

梅亭云中間突起三峯將韓白有無異同互相比交

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
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
相三帝仁宗英宗神宗安天下矣浩然孟子公孫丑下水浩然有歸思注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也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
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
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
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天子六軍安之四夷諸侯三軍
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
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
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

又云末幅用旁視渲滌餘波見公之有羨於樂天取名廉而心不移也

家有聲伎伎同妓女樂也之奉此樂天之所無而公之所無也忠
言嘉謨謨謀也通志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國家興亡大致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
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
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
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
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
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
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論語述
比於我老彭注公治長篇左丘明自以為不
如顏淵論語公治長篇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
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古注與為及朱註與許也
胡氏曰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

鹿門云魏公勲名本勝樂天故文不譽而思特遠也遠矣編矣下有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畫之四十字集同特無公薨二字英云以樂天為客以孔子以下白圭司馬長卿等為陪客或有劣者或有勝者皆由比擬所生沈重正整風格最高

又重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許之左傳襄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而過御叔御叔在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安泥路所謂聖人者果不足用也白圭自以為禹孟子告之於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史記相如名犬子已學慕揚雄自以為孟軻吾子篇載崔浩自以為子房北史崔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推贊魏公都酬應語耳文將韓白之彼此有無互相比較而歸本於兩賢之所同則筆墨所到皆成波瀾煙雲矣歐陽公畫錦堂記純乎實說未免遜此風格

英云首段舉天下奇珍五穀六材以惟書乎結之通常之言及覺新奇字字蠢動柱下史聘編聘上有老字

李氏山房藏書記 解題格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艸工典制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氣。滾。下。十。數。句。只。如。一。句。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為官名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左傳昭二年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左傳昭十七年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傳昭十七年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纂書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鳳一官藏

見六經集鑑經下有者字英云本邦古亦得漢籍甚難寬文年間始印行史記而讀者甚少新井白石自手書藏之其刻苦可思耳近年印書盛行如史記及數版而學者甚少所謂束而不觀遊談無根而已宋時如此况於今日乎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注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也八索八卦之說南子八索八澤也淮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徒倣也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

以涉其流集鑑以作已咀嚼其膏鑑會作嘍

而公擇嶼無而字晚村云只是有書要讀之意然若老實說便是腐頭巾氣妙在

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後代藏書家甚多誰能用心如此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藏書以遺來者固仁者之用心東坡拈出此旨以警學者亦仁人之心也文律關鍵緊嚴又其餘事○近代藏

何哉何也兩段
作疑在醒問之
辭令人自警悟
鞭策後邊言此
書公擇賴之學
者賴之即予亦
且將賴之收拾
包裹甚密

書家厭常喜新每求僻簡斷編七略漢書藝文志劉歆
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
有叛術畧有方技畧又有劉向七畧別錄二十卷劉歆
七畧四庫出前所不列者訖為秘函其實前賢所不暇
觀者也讀李氏藏書記并及之以告天下之好新奇而
棄樸學者

寶繪堂記

英云記文以議
論起縱橫飄逸
是坡公得意之
筆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
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也注言於人物之中稱之衆推且狂
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

又云如奔馬脫
銜稍似有名簿
之累晉卿之不
喜者非以桓王
為不祥而已也

為樂老子曰老子第五章五色青黃赤白黑令人目盲五音宮商角徵羽
令人耳聾五味辛酸鹹甘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
而好結髦髦恐聒誤兜登上飾也魏畧劉備性好嵇康之
達也而好鍛鍊性巧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晉書
阮孚傳字性好屐或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
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
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
此嘔血發塚書斷云鍾繇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
得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書斷云齊王僧虔不善書孝
迹常用拙筆桓元之走舸晉桓玄作輕舸載王涯之復壁

舊唐書王涯傳。涯家書數萬卷。侔于書府。皆以兒戲害其。前代法書名畫。厚為垣竅而藏之。複壁。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畫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重畫編畫。有於字。

荆川云。墨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鹿門云。有一種達人風。自然地位不如荆公多矣。英云。嘗聞王晉卿以此記用桓玄王涯二事為不。詳求易之。東坡遂不易之。猶鼉君成詩。序引張湯。想其人必不嫌心。賴子成以為非坡文之至者。能知。父者也。

而遠其病也。

自是達人之言。必謂是諷晉卿。轉嫌粘滯。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賦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偶之文。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

鹿門云冷語

商賈小民集商賈作富商

漫鹿門云序得漫

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徃徃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朔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史記曰。謂司馬穰苴傳。穰苴至軍。立表。下漏。以知也。刻數。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

故智者編智作不知

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丁壯也。二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日也。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智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眾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

鹿門云纔有收
拾
英云易事之長
易治之俗二句
以摠括全篇至
後世足以鑒古
戒今文勢宕逸

又云結末一段
雅致精妙自韓
文滕王閣記轉

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美風俗意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論語衛靈公篇苞氏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是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今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

化來

荆川云此文造
意亦奇更不在
作樓與遠景上
說
鹿門云遷客思
故鄉風致婉然

西仲云此物理
之當然者

英云詩南山有
臺北山有萊發
語本此舊說臺

遺愛尚未晚也

既去鄉久不應向樓之風景着筆猶昌黎作新修滕王閣記通篇以未得造觀為主閣之風景不一描寫也只詳叙風俗之美而黎侯之治可以想見此作者極造意處

凌虛臺記

輕題格○陵犯也侵也與凌通史記始
皇本紀陵水經地正義曰陵作凌歷也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

夫須莎草也可為葺笠其物雖異字則同故用此

臺於南山集臺下有因字編林臺作國

最麗者諸本無最字者上有山字

西仲云追叙無臺之景况

公杖履集履作屨西仲云此叙有臺之後景况通

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

守陳公字公弼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

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貌自失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

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隱蔽也狐虺出前之所窟伏

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

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名宮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名宮而其

篇全把凌虛二字衍出人都

許穆堂云曠達中隱寓譏諷破屋頽垣集屋作瓦

西仲云人事得喪當身變易不常比臺之廢興成毀尤速

既已言析已作以鹿門云蘇公往往有比一段曠達處却於陳太

北則隋之仁壽名宮唐之九成名宮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髻鬚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

棘丘墟隴畝矣隴壟同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發明廢興成毀湍瀾洄洑感慨歔歔後歸於不朽之三

左傳襄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問焉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之謂不朽不止作達觀曠識齊得喪忘古今也揚升菴謂是

譏太守文儲在陸又謂是宋人習氣俱未必然

守少回護 穆堂云臺名凌虛文亦步步有凌虛之勢後于廢興成敗特寄感慨寓規勉意作結尤見
古人立言不苟 梅亭云臺以凌虛名謂凌出乎空虛之中也坡公即從虛字着想悟到荒地既已成
為臺而臺將來亦勢必仍成為荒地自古帝王名宮無不如是總歸空虛上去故人須求其寔在不朽
而不同歸于虛境者方有可恃真見道之言

超然臺記 解意兼敘事格 臺在青州諸城縣北城上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竒偉麗者也
○凌空而起得超然之意
舖糟啜漓 史記屈原傳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醢注舖食啜飲也糟酒滓也以水擠糟曰醢醢薄酒漓同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
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
西仲云樂字一篇之綱

商侯云臺名超然故以凡物二字起皆有可觀四字是大智慧眼

西仲云樂形於外則其中可知

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胡三省曰采椽者蓋自山采來之椽因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而用之不施斧斤也昔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左傳襄三十一年寇盜充斥注充滿也亦見言其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杞狗杞也草木疏秋熟正赤服之輕身益氣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

商侯云隙中觀鬪以喻眼界之小正見不能超然處庇采椽編此作蔽

其園園集園作

桓公之遺烈釀
遺作餘
商侯云看他叙
四時只十三字
西仲云應首段
醉飽四句以明
苟有可觀皆有

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
園園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膠西二名之木以脩補破敗為
苟完論語子路篇少完備也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
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
常山並山名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
則盧山秦人盧敖秦博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
郭師尚父公太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信史記淮陰侯傳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陳韓
引軍半渡擊龍且云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
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
池魚釀秫酒用之釀酒滌脫粟滌煮也薄熟出之而食之曰樂

可樂之說
又云點出臺名
作結抱前一絲
不漏
荆川云前發超
然之意後段叙
事解意兼叙事
格
鹿門云子瞻本
色與凌虛亭記
並本之莊生

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
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黃石齋云不惟文思温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理極
為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
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不得所樂雖窮奢極欲皆不自滿足之境能遊於物外
則窮居疏食皆樂意也此莊生達觀之見猶且無入不
得况有味於孔顏之樂者耶○通篇含超然意末路點
題亦是一法○登臺四望一段從習鑿齒晉書與桓秘
書文脫化而出

西仲云因水遷居因遷得地因地為亭張君之鑑君下有天驥二字其西十二編析十二作一面西仲云已上記放鶴亭來歷下文全在山人身上生發議論梅亭云一放字一歸字即伏末歌詞賓客僚吏杭客

放鶴亭記元豐元年所作亭在江南徐州府城南雲龍山上○借客顯主格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僚向也常分又循其僚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繫辭詩曰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九小雅鳴鶴篇注澤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左傳年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周公作酒誥書有酒衛武公作抑戒楚語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注懿戒誥篇衛武公作抑戒書也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叙曰抑衛武公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劉伶阮籍出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作佐鹿門云論得超脫穆堂云忽發奇論為山人占地步塵埃之外集埃作垢鹿門云非坡翁胸襟不能為此言梅亭云後半以南面之君與隱居之士相形全為山人占地步從亭名生出謔

放鶴亭記元豐元年所作亭在江南徐州府城南雲龍山上○借客顯主格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僚向也常分又循其僚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繫辭詩曰鶴鳴

鳳文官藏

公從飲酒出周公武公及劉阮之徒無限波瀾

鹿門云疎曠爽然時少沈深之思

穆堂云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通首載李愿之言而未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冷然作結此但告以隱居之樂而以山人曰有是哉輕輕收住同一作法 同人曰叙次議論並超逸歌亦清曠文中之仙 二田曰鶴與酒對勘鶴是題酒從何來從飲酒樂之句來蓋富筵指點之文也所以如此對勘者羨彼閒放慨我繫宦正是郡守作山人放鶴亭記不是閑泛人替他作記神味又從放字來也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此放鶴之歌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入兮黃冠草屨葛衣皆隱士所服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招鶴之歌

插入飲酒一段見人君不可留意於物而隱士之居不妨輕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隱居之樂也中間而況於鶴乎一句玲瓏跳脫賓主分明極行文之能事

石鐘山記

水經云秦叙作郭璞撰郿道元注水經三卷一作彭蠡之口湖

有石鐘山焉郿道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商侯曰宮音也北音清越商侯曰其聲弘大北音清越角音也

清繳抱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予尤疑之石之鏗然樂記鐘聲鏗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時公之長子蘇邁為饒州府德興縣尉送之

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

西仲云疑得似有理
又云疑得似有理是人之疑在物形上論此是自已之疑在命名上論

其夜月明編鈔
夜作暮
側立千尺集尺
作奴

擇其一二扣之。磴磴然。落聲韻石予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
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
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鵲。斑鳩也。又鷹屬。聞人聲亦驚起。磴磴
鼓羽之聲。蘇轍除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
者。或曰此鶴鶴也。鶴水鳥也。陸機曰。鶴雀似鴻。以。上。作。勢。
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
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
澹澎湃也。澎湃波相戾也。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
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
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無射鐘名。周景

西仲云就聲音
上悟出古人以
石鐘命名之故
與上文獨以鐘
名句相應
又云雙結篇首
二說
梅亭云彭蠡有
靈致公夜泊絕
壁真面目始出
鹿門云風旨亦
自水經來然多
奇峭之興
牧齋云中段欲
言水石之聲先
將三項描寫起

王所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晉語。鄭伯納女樂二
鐘。女樂一肆。八古之人不予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
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
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
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
求之。自以為為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
渤之陋也。
記山水并悟讀書觀理之法。蓋臆斷有無。而或簡或陋。
均非可以求古人也。通體神行。末幅尤極得心應手之
樂。

評唐文苑之精言 卷二十四 鳳文館

便須收拾入規矩不然則蕩將去 孟子公孫丑上篇 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

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張良失其智賁育

有所為妙為下有矣字 夏育失其勇儀秦張儀蘇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

依形而立不特立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

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

貞觀太宗號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宗璟而

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

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東坡始開此口文起八代之衰齊東漢魏晉宋

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

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弘正而此豈非參天地關

論王庭湊事 立王廷湊詔愈宜撫

道濟天下妙道上有而字

附錄敝作弊 確士云憲宗至元祐五年祇二百二十餘年

道喪文敝韓文 確士云憲宗至 元祐五年祇二 百二十餘年

衡山之雲範山 作嶽 馴鱷魚編馴作 訓 信乎南海鍵妙 乎作於 確士云昌黎素 州後未嘗不安 於朝此蘇公借 以自言其遇

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

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豚魚易中孚卦

豚魚也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

精誠能開衡山之雲韓文公有謁衡山南海廟詩云我來

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憲

史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晴空而前而不能弭皇甫鏞李

信佛之惑也能馴鱷魚之暴鱷魚有鱷而不能弭皇甫鏞李

逢吉之謗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鏞

即是不罷愈為兵部侍郎能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

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

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

慕唐文苑之精言 卷二十四 鳳文館

許眉... 卷之二十四

而小人妙範無而字

履軒云飲食必祭如今人薦時

新于神廟者非謂盛祭也

前太守妙無太字

聖嘆云紀新廟下忽作辯難筆

筆如扛全是一氣所行

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

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

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萬悽愴禮記祭

氣發揚于上為昭明乃光景之氣也君萬氣之感動人者

君至其風颯然之意若或見之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

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潮

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

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

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

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

記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白雲游于帝鄉。彼手扶雲漢分天章。

雅雲漢篇。倬彼雲漢為天孫。為織女也。言

章于天。注云。天文也。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

就雲錦裳。皆象。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

文之形見也。桑扶。西游咸池略扶桑。離騷。飲余馬于咸池。總余轡于扶

老說。西游咸池略扶桑。桑。淮南子。日出暘谷。浴咸池。拂于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

且僵。南張籍。皇滅沒倒景不得望。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

之上。下見日月。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潮文公。賤窺衡

之反。從下照。湘。衡。水。歷。舜。九。疑。山。海。經。蒼。梧。之。野。其。弔。英。皇。女。英。娥。皇

而稱詩何也。或

元豐元年集妙下元字作七

因作詩附錄析作上有為字

元豐元年集妙下元字作七

因作詩附錄析作上有為字

疊山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

意淺而味短獨此詩與溫公神

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

刻意苦思之文不得望集妙範

卷之二十四

三

鳳

官

藏

曰碑文已稱文故詩稱詩以相濟也是言似得之然韓之詩豈足參李杜哉况與其文較輕重猶紗燈之於晷鐘也

祝融之神曰祝融南先驅海若離騷曰令海若舞馮夷海若海神也藏約束鮫鱷如駟羊鈞天無入九天中天曰鈞天謂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也曝牲雞卜而牲者犁牛郊祀志立粵祀以雞卜李奇曰以雞骨卜如蠶蓋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羅池廟碑荔子丹兮焦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荒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朱子云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

豐山云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介軒云通篇歷叙文公一生道德文章功業而歸本在養氣上

可謂簡括不漏至行文之排宕閱偉即置之昌黎集中幾無以辨此長公出

理極清○吳門惠仲儒學士視學廣南教士人以經史之學凡六載士風丕變今潮人祀於韓山位在趙德之次見吾具有久而潮人之能不忘所自也附識於此

模寫之作 聖嘆云此文於先生生平別是一手大約凡作三段一段冒起一段正叙一段辯廟一段段如有神助 鹿門云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前後議論多漫然長公生平氣格獨存 梅亭云以浩然之氣為全推重韓公得其本領大處大人物大手筆兩存不朽 黃東發曰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表忠觀碑 即今錢王祠在杭州湧金門南

二田云隳括趙疏為叙最古潔軍州事範無州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

字 一十有六集範

一作二

皆蕪廢範廢作

西仲云先撰出

疏請之事作案

流涕句伏下行

道傷嗟慰蒼良

心二句

忠顯王仁佐五

代史顯作獻無

仁宗

忠懿王範懿作

毅 三世四王範作

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

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字具美杭州

臨安人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後始以鄉兵破走黃巢

唐長興三年卒年八十一諡曰武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

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

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南唐主

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

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仁佐俶與五代唐梁

晉漢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

名字者號者自稱王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

有子遺子單也餘也短也詩大雅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

四世三王

西仲云此段言

錢氏當五代之

世不肯自帝一

方以糜爛其民

故為德之厚

歌鼓之聲範鼓

作舞

西蜀江南諸本

西作而

萬鑄山取金煮海為鹽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

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

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後蜀孟昶江南南唐李昪負其

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劉崇據

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

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跡去

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音竇融以河西歸漢

建武十二年涼州牧竇融率河西武威張掖酒泉光武詔

燉煌金城五郡太守入朝合兵平蜀拜冀州牧

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

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

吳縣之諸本吳作其

二田云領局八句地與人雙舉

又云四句詩有國

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土道
宮曰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
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
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
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
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在吉茗水出焉目山自天龍飛鳳舞萃於臨安
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篤生異人五代史豫章人
龍飛鳳舞到錢塘謂山勢也錢塘見錢塘見錢塘見錢塘見
牛間有王氣因遊錢塘見錢塘見錢塘見錢塘見錢塘見
貴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絕類離羣奮挺
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海蒙盛董昌遣王禦之將

二田云八句表形勝表氣概

又云八句累葉効順

又云八句歸朝澤綿維行之鑑維作

渡江而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王親掬江沙吞而祝曰吾以
義兵討賊天若見助願陰雲蔽日月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
冥江討賊即強弩射潮江海為東頭直打羅刹石吳越錢
尚父俾張弓弩候潮至逆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莊宗入洛鏐遣使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
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馬代五
好玉帶名馬太祖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
賜之四十年寅畏小心厥篚一尺深六寸禹貢厥篚廣
織相望大貝南金大貝如車渠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
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
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歸焉獨立貌莊

二田云八句頌
本事歸美帝命
勸忠得體結四
句垂訓

子天下篇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我後昆集鑑我
作其
歸焉新宮折焉

表其功表其德無非所以表忠也直叙趙清獻趙疏而
系以銘點竄之功曾異司馬子長邪荆公謂其似史記
秦楚之際諸侯王年表洵然

作然

迂齋云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比並出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其華知他是全了
多少生靈來墳墓上尤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鹿門云通篇以疏為序事之文絕是史遷風旨

梅亭曰此篇以功德忠孝四字作眼而實以忠字作主中間叙其功德處即從不失臣節請更于朝發
出即是忠處而其所以忠于朝廷在體先人之志便是其孝故于銘詞中補出然孝處正是忠處賜名
曰表忠觀仍歸忠字穿成一線 潘子真云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置坐隅葉致遠揚德逢二人在
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
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洵論蜀
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瞻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

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司馬溫公神道碑

確士云一路說
天佑二聖由能
用司馬公之故
寬寬說來奉詔
作文自應如此
昌黎奉詔作亦
然
四譯稽首諸本

上即位之三年元祐二年朝廷清明百揆聲非評聲時叙叙書時叙叙書時叙叙書
度庶政以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
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譯四夷譯
也誓首請命惟西羗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人為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
青宜結酋蕃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
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羗元征聲延酋蕃以其族萬人來降

譯作夷

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神宗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離上下有大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繫辭上。傳今二聖。哲宗太后高氏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

荆川云。前段說上之信順尚賢。此却轉到司馬公身上說下。

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渺然。細末也。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羸憊貌。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

又云。敘事錯綜。

纂言 卷二十四 八

士見公。擊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粥與同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奠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香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會奠者。諸本奠作葬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庸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書咸有一德。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上篇尹尹也。此蘇公本色。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稽至也。莊子道遙遊。篇大浸稽天而不溺。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達徹也。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

荆川云。以上議論以下叙事

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並仁宗年號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除民患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喪也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崑名山酋欲以橫山之眾降諫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

荆川云以前以言叙以後以行事叙
遷左僕射集遷作拜

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漢寺亦曰憲臺後漢始曰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保馬。每保出馬一匹。以授征役。有斃者。保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陳慥貌。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

植柏集植作桓

忠清精德山谷

詩注忠清作清忠

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禭遂以衣送死人之意也，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元豐新制，改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概。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

英云末段引高歡太宗二事，以加精彩一篇，精神全在於此。

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出前也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宋出史英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所引似不齊當然下，寢疾告其子世宗，名澄，高歡臨卒遺言曰：非汝所能御，堪敵景者，惟慕容紹宗云云。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

此一段使公重於九鼎大呂是文家點睛之筆為豐州賞錄為作於使其子集子下有孫子

英云三碑中此詩最用力坡公一代傑作是亦二蘇所不及也文公碑詩過巧常人之所喜衷忠觀詩雜用古

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豐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皆神宗第六子猶高辛氏廢帝摯而立其弟堯神母神宗母宜仁太后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法也大雅公亦無古訓是式

今殊極偉麗司馬公碑詩直泝周代雄深古雅可比吉甫穆公

四方來同集方作夷

荆川云長江一瀉萬里而波瀾曲折自有妍姿真文人之豪也鹿門云此碑記乃公應制者較公所為司馬公狀以不能盡所

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擊殺擊也手擊也羽毛畢朝雄狡喻小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神宗是懷天子萬年四方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

鹿門謂子瞻不長叙事不得太史公法門以入手寬緩中間夾入議論也然此文奉詔作則推原君德歸美先帝乃為合格况既有狀志事跡亦可從略烏得以尋常法繩之○司馬文正不大用於神宗而委任於二聖父子繼述之際殊難立言文中謂神宗之不用正以留詒後人真有回幹大造之妙或云子瞻因二聖撤金蓮燭

欲言然行文持略矣

送歸院出東坡傳文時所言中有感觸歸美神宗此又淺之乎窺子瞻矣

日喻

英案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少驍勇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穀梁晉邵克眇失一目也然則李克用亦可單為眇為一目眇則似複

生而眇者說文眇一目小也穀梁傳成元年晉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捫而籥樂器似笛廣雅籥七孔詩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

斯文眇盲為傳寫之誤再案眇盲之謂也李克用偏盲故為二目眇易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是眇與跛取對盲之謂也然則單謂眇者兩目不明者蓋眇从少盲从亡眇與盲可稍異細論之盲則失眼球者眇雖有眼球不能視者也鹿門云相形

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孫子虛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張論語子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莊子達生篇注没人泗而八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

未習也集習作
達
確士云王安石
以經術取士似
高於詩賦矣及
致之於用一無
實得此求道而
不務實學也設
喻痛加針砭
鹿門云公以文黜人如佛家參禪妙解

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
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彦
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未嘗見而求之人是一意不學而強求其得是一意前
後兩意俱用設喻成文妙悟全得莊子愈淺近言道愈
明所云每下愈况者耶莊子知北遊篇語

梅亭云首段從
喻形起一是有
養之喻一是有

稼說送張琥公與張琥俱登嘉祐二年第公年二十二
曷嘗曷一作蓋觀於富人之稼乎周禮司稼注種穀曰稼斂曰穡

養之喻
疊山云首截托
物發端以稼喻
人才稼之美者
暗指有養之人
而稼之不美者
暗指無養之人
梅亭云中段入
正意主意在務
學信于久屈之
中四句津津有
味精神在久至
既持四字

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
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
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糝不成粟也書仲虺而多實久
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
夜以望之鋤耰此鋤同鉏耰說文摩田器也徐曰布種後以
鉦艾鉦說文獲禾短鎌也艾同刈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
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
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
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左傳昭三十
如農夫之望歲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
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禮記內則三十

又云末段進勉學之旨博觀二語通篇結穴迂齋云結尾兩句非特見朋友相切嗟之意亦且知古之昆季其相勉厲也蓋如此
鹿門云歸本於學有見
華亭云此文因送張琬而作太約琬多不足于養故坡翁以此規之其朋友兄

理男事四十始仕五信於久屈之中信伸也易繫辭下傳十而為大夫服官政有學字在至後方點出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蚤得與吾子同年嘉祐二年公與張琬登進士第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論語盡此十文字約之以禮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成才在乎能養而養之實全在務學求養而不務學猶欲歲取十千而無墜田之本也喻意說明正義自見與日喻篇同一作法

弟之相磋者如此所以名益盛而學益進

英云剛與勇異案剛彊也堅也勁也易曰剛健中正本義剛以體言此言剛者心剛勁而不屈撓之義也坡公以剛為仁應孔子未見剛者之言未見剛者則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篇注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而篇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吾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徽宗年號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

未見仁者也

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言婉而勁此剛之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州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東濕漢書注東濕言其急之甚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也濕物則易束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逗止也前漢韓安國傳逗撓當斬注逗曲顧望也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

又云未段愈明剛之為仁剛而折者為非剛之罪言出意表殊覺精妙鹿門云公晚年歷世故多故為言如此

欲以非法斬入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論語長篇子曰吾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未見剛者則折為悻悻容氣者言非謂仁者之勇也柔靡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懿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舉二事以概其生平其得與於仁可知矣議論矯然筆力蒼然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英寮李公麟字伯時為中書門下後為刪定官元符三年歸老於龍眠山號龍眠居士自禹山莊圖傳世為寶寫人物尤精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進吳道子山水似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餅麪餐也溲麪使合井也續漢書熱湯餅餅以麥麪及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也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有華嚴變相圖卷長二丈二尺畫華嚴經意也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阿彌陀佛釋迦文佛等也菩薩觀音菩薩等也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也

况自畫其所見者乎

即莊子腰忘帶足忘履意莊子達生篇忘足履之適也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知忘是非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得其解者自遇之末又轉出道藝相兼使學者知所從入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杜甫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子吳道元又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

英云新意二句不獨論畫法則通萬藝之語又云吳道子畫至宋真者罕况於今乎

又云唐書有虞褚歐薛而精書學者以孫過庭為冠顏魯公雖莊重而癡肥無俊宕之致李後主所誚斯文吳道子畫以顏魯公配之似不當焉謝肇淛曰宋人無書學元時名家出於宋人上想坡公於顏書獨所辨香故引顏對杜韓此所以不深書學也

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橫邪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運斤成風。使匠石斷之。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予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舉一畫而他。可類推。道子之畫。子瞻之評。唯聖神於此。藝者能之。

平遠細流集流作敏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謂有凹凸也。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水面摸也。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唐僖宗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一丈為板。即少陵所謂意匠慘澹。經營中。也。中。即。五。板。為。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急。遽。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瀾。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位

英云是有會心處勃然興到神來非精其道者不至此也又云能描寫其態龍門之後獨有坡公

又云畫本死物而活之者精神也死活二字豈啻畫而已哉

孫知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咸之流可謂死水未可永昇同年而語也活水死水可悟行文之法中蒼黃入寺一段尤能狀出神來之候蓋古今妙文無有不成於神來者天機忽動得之自然人力不與也

方山子傳

鹿門云一篇領袖
梅亭云首段叙方山子行徑及其名方山子之故隱俠二字關鍵一篇
馳騁當世折駘作騫
方屋而高折屋作聳
鹿門云俠氣未除
梅亭云次段叙其隱居之樂是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並出史記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憤崇其中者曰屋獨斷云古憤無中王莽曰此豈古頭禿乃始施巾故語曰莽頭禿憤如屋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驚顧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五板為堵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警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

現今情景
鹿門云本沒緊
要事即叙得澹
宕有神
確士云前吾故
人句內已含此
段文字矣得此
追叙見隱人本
非枯槁寂寞之
人作法之妙不
可思議
梅亭云中段叙
其豪俠之態是
當年氣概
今幾日諸本日
作時

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
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
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
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
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閥功狀也當得官使從事於其
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
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
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偽也伴垢汗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生前作傳故別於尋常傳體通篇只叙其遊俠隱淪而
不及世系與生平行事此傳中變調也寫游俠須眉欲

動寫隱淪姓字俱沈自是傳神能事

鹿門云余特愛其烟波生色處往往能令人涕洟又云奇頗跌宕似司馬子長梅亭云隱俠二字
是通篇關鍵寫豪俠鬚眉欲動寫隱淪姓字俱沈傳神之筆尤妙從隱中追表出俠來作倒運格便寫
得隱人非常人更自奇變非常

亡妻王氏墓志銘

英案坡公蜀眉
山縣人其先出
於趙郡欒城

治平英宗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
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
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
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
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我先君先

又云王氏之言足以警戒其夫使劉向讀之亦當入列女傳

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敏靜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於鳳州軾有所為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日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規誠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着墨不繁而婦德已見銘詞可哀不在語言之中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著龜龜卜也決疑之謂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此也此同庇陰也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

迂齋云此說王介甫

又云小人沛然
云云此說章子
厚呂惠卿輩下
得言語好
深淵大澤淵疑
山之誤
迂齋云看此數
轉多少委曲而
不亂
又云摸寫小人
情狀極其底蘊
介甫門下觀之
能無怒乎然歐
陽之存亡其關
于否泰消長之
運如此非坡公

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流行自以為得
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鱖鱖同
同鱸俱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
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
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
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
濁溷濁也屈原卜居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
遺昔我先君懷寶道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
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
伏地也又盡力奔趨往也詩
邛風匍匐救之又同蒲伏 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
忸怩慚貌孟子萬章上篇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

筆力不能及也
鹿門云歐陽文
忠公知子瞻最
深而子瞻為此
文以祭之滂入
九原矣

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朝無君子斯文失傳為天下慟也叙兩世見知於公哭
其私也末語收拾通體而情韻幽咽自然惻惻感人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二十四 終

